



楊沫 著

# 青春之歌

44-572  
651

# 青 春 之 歌

楊 沫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06972

84854

## 内 容 说 明

这部小说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北京一批青年爱国学生从“九·一八”迄一二·九这一历史的大风暴中所进行的顽强不息的斗争。小说刻划了当时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和成长的知识分子，写出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流血和战斗，也描写了一部分人的动摇和沉沦，以至叛变的时代渣滓的面貌；通过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和故事，反映了民族存亡系于一发的那个历史年代中的形形色色。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796 字数372,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6\frac{13}{16}$  插页2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1次印刷

印数000001—350000册

定价(特)0.80元

第一 部



## 第一章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車，正馳行在廣闊、碧綠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全閃电似的在憑倚車窗的乘客眼前閃了过去。乘客們吸足了新鮮空气，看車外看得膩煩了，一个个都慢慢回过头来，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搜尋着車上新的新奇事物。不久人們的視線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綢子包起来的南胡、簫、笛旁边还放着整潔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販卖乐器的嗎，旅客們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兒。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綫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絹，——渾身上下全是白。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車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車厢外边。她的臉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車上旅客們的注意，尤其男子們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議論。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沒看見，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沉入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

她这异常的神态，异常的俊美，以及守着一堆乐器的那种异常的行止，更加引起同車人的驚訝。慢慢的，她就成了人們閑談

的資料。

“这小密斯失恋啦？”一个西服革履的洋学生对他的同伴悄悄地说。

“这堆吹吹拉拉的玩艺至少也得值个十块二十块洋钱。”一个胖商人凑近了那个洋学生，挤眉弄眼地瞟着乐器和女学生。

“这小妞带点这个干么呀？卖唱的？……”

洋学生瞧不起商人，看了他一眼，没有答理他；偷偷瞧瞧搞素的女学生又对同伴议论什么去了。

車到北戴河，女学生一个人提着她那堆乐器——实在的，她的行李，除了乐器，便没有什么了——下了火車。留在車上的旅客們，还用着惊异的惋惜的眼色目送她走出了站台。

小小的北戴河車站是寂寥的。火車到站后那一霎間的騷鬧，随着噴騰的火車头上的白烟消失后，又复是寂寞和空曠了。

这女学生提着她的行李，在站台外东張西望了一会，看不见有接她的人，就找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向她要去的楊庄走去。

她跟着脚夫后面低头走着，不言也不語。后来轉了一个弯，走到个小崗上，当蔚藍的天空和碧綠的原野之間突然出現了一望無尽的大海时，这女学生的迟滞的脚步才停下来了。她望着海，那么惊奇，明亮的眼睛露出了欢喜的激动，“呵！呵！”她連着呵呵了两声，脚步像粘在地上似的不动彈了。“第一次看見——多么美呀！”她貪婪地望着微起漣波の平靜的大海，忘記了走路。

“先生！快走哇！怎么不走啦？”脚夫沒有理会女学生那一套情感的变化，徑直走到了山脚下，当他看不见雇主的踪影时，这才仰头向山上的女学生吆喊着。

女学生仍然痴痴地望着崖底下的海水，望着海上的白色孤

帆，好像什么也沒有听见。

“喂！我說那位姑娘啊，你是怎么回事呵？”脚夫急了，又向山上大声吆喝着，这才惊醒了女学生，她揉揉眼睛茫然地笑了一下，快步跑下了山崗。

他們又一起走起来了。

脚夫是个多嘴的中年人，他不由向这举止有点兒特别的女学生盘問起来：“您站在山上看什么哪？”

“看海。多好看！”女学生歪着头。“你住在这兒多好，这地方多美呵！”

“好什么？打不上魚米吃不上飯。我們可沒觉出好看不好看。”脚夫笑笑又問道：“我說，你这是干么来啦？怎么一个人？避暑的？”

女学生温厚地向脚夫笑笑，半晌才說：“哪配避暑，是找我表哥来的。”

脚夫瞪大了眼睛：“你表哥是誰？警察局的嗎？”

女学生摇摇头：“不是！我表哥是教書的——楊庄的教員。”

“嘿！”脚夫急喊了一声，“我們邻村的先生啊，我都認識。不知是哪一位？”

“張文清。”女学生的神色稍稍活躍一些了，她天真地問：“你認識他嗎？他在村里嗎？怎么沒有上車站来接我……”

脚夫的嘴巴突然像封条封住了。他不做声了。女学生凝望着他黝黑多皺的臉，等待着他的回答。但是他不出声，又走了好几步远，这脚夫轉了話題：

“我說，你貴姓啊？是从京里下来的嗎？”

女学生还帶着孩子气，她認真地告訴脚夫：“我姓林，叫林道



靜，是从北平来的。你不認識我表哥嗎？”

脚夫又不出声了。半天，他呵呵了两声，不知說的什么，于是女学生也不再出声。这样他們一直走到了楊庄小学校的門前。脚夫拿了脚錢走了，林道靜也微微躊躇地走上了学校門外的石台阶。

学校是在村旁一座很大的关帝庙里。林道靜把行李放在庙門口，就走进庙門去找人。她走上东殿、西殿、正殿、偏殿各个課堂里全看了一遭，一个人影也沒有。“莫非他們到海边散步去啦？”她心里猜想着，只好站在庙門外的台阶上等待起来。

这时天色将晚，村子里家家的屋頂，全冒起裊裊的炊烟。庙外就是一片树林，树林里的蟬，在知了知了地拚命喊叫，林道靜忍耐地听了一陣蟬声，焦灼地东張西望了半天，还是一个人影也沒有。看着行李，她又不肯挪动。直到天黑了，这才有一个跛脚老头从大路上蹣跚地走来。这老头看見有人站在台阶上，远远地先喊了一声：

“找誰的呀？”

道靜好不容易盼着来了个人，欢喜得急忙跑下台阶和老头招呼：“張文清先生是在这兒教書嗎？”

“噉，找張先生的？……”老头喝得迷迷糊糊的，紅漲着臉，卷着大舌头。“他，他不在这兒啦。”

道靜吃了一惊：“他哪兒去啦？——他写信告訴我暑假不离开学校的呀！还有，我表嫂呢？她也在这兒教書……”

“不，……不知道！不知道！……”老头越發醉得厉害了，东倒西歪地跌进学校的大門，砰通一声把两扇庙門关得紧紧的。

这下子可把林道靜难坏了！表哥他們上哪兒去啦？她已經写信給他，告訴他要来找他，現在，今夜怎么办？以后又怎么

办呢？……她楞楞地站在庙門外的冷清的阶石上，望着面前陰郁的树林，聒耳的蟬声还在無尽休地嘶叫，海水虽然望不見，然而在靜寂中，海濤拍打着岩石，却不停地發着单調的声响。林道靜用力打了几下門，可是打不开，老头一定早入梦乡了。她心里像火燒，眼里含着泪，一个人在庙門外站着、站着，站了好久。明月升起来了，月光輕紗似的透过树隙，照着这孤单少女美丽的臉龐，她突然伏在庙門前的石碑上低低地哭了。

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最易回忆往事的。林道靜一边哭着，一边陷入到回忆中——她怎么会一个人来到这举目無亲的地方？她为什么会在这寂寥無人的夜里，独自在海边的树林徜徉？她为什么离开了父母、家乡，流浪在这陌生的地方？她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悲伤地痛哭呵？……

## 第二章

热河省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这家人家只有祖父和孙女两个。祖父老了，成天病在炕上，孙女秀妮就打柴、种地养活着祖父和自己。秀妮是个又漂亮、又結实、又能干的姑娘。村里的青年小伙子都想娶这个姑娘，可是秀妮长到二十一岁了，却誰也沒有嫁。原因是她曾从十一岁就給人家当童养媳，后来到她十五岁上，她的“丈夫”死了，她才又回到祖父的家里。这婚姻伤透了她的心，而且为了侍养老祖父，她就不想快結婚。祖父因为年老多病需要孙女的照顧，也不願意孙女离开他，于是祖孙俩就相依为命地活下来。祖父爱孙女，閨女家有时送来几个粘餅子、腌鷄蛋，他总要留給孙女兒吃，自己只嚐一点

点。孙女呢，养种的地是地主的，交了租子只剩一把柴火，为了叫老祖父喝上一碗热糊糊，她除了种地之外，一有空就扛着斧头上山去打柴；夜晚灯下给人做针线。村里人都赞美着这个勤劳、纯朴的好姑娘，这真是青年人梦里都想着的好姑娘呵！可是这么个好姑娘，在她二十一岁的那年冬天，厄运来了：住在北平城里的大地主林伯唐亲自下乡来收租的时候，秀妮忽然被他发现了。他惊羡她的美丽，就要讨她当姨太太。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虽然他已经讨过好几房姨太太，并且还叫大太太徐凤英打跑过好几个从妓院里买来的红妓。但是他既然看上了秀妮，看上她这健康的带点“野味”的姑娘，那他就决不会放手。为了镇压佃户的反抗，他是从热河督军汤玉麟那兒弄到军警来帮他收租的，孤弱的秀妮祖孙俩，哪能抵抗这强暴的力量！于是秀妮就在这小小山村里的二地主（庄头）家里，成了大地主林伯唐的姨太太。她哭过，她寻死过，她咬过林伯唐的手指头，但是这一切抵抗全無济于事，林伯唐捻着八字鬃笑吟吟地还是把她弄到了手。

两个月后，秀妮怀了孕，林伯唐把她带回北平的公館里来。老祖父就在秀妮离开村子的那天夜里，一个人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跳到了村旁的白河川里。

秀妮到了北平的林公館里，聪明、伶俐的姑娘变成了痴痴呆呆的傻子。成天一句话也不说，除了吃饭、做活，就两眼直勾勾地冲着墙发呆。徐凤英看在秀妮有孕的份上，开始对她还不错，因为徐凤英自己生过几个孩子，一个也没活，所以就希望秀妮替林家生个孩子。

秀妮生下孩子后，精神好了一些，她把全付的希望和爱寄托在孩子身上。她多么爱她怀里的白白胖胖的女孩呵！这孩子浅浅的一笑，能使她暂时忘掉了刻骨的伤痛，忘掉了耻辱的生活，

給她生活下來的勇氣。常常在深夜里，老头子林伯唐到別的姨太太房里去了，秀妮悄悄爬起身，給孩子換尿布、喂奶，亲着美丽的小圓臉蛋，然后一边哽咽着一边喃喃地說：

“妮，长吧！活吧！娘要跟你一塊兒活下来。……”

眼泪——許久以来干枯了的眼泪，滴滴地掉在孩子的嫩臉上。为了孩子，她乐意活下来了。

孩子一岁了，呀呀学着話，用小指头搔着媽媽的臉，揪媽媽的头髮，媽媽的臉上有了幸福的笑容。……

可是有一天，徐鳳英喊来了秀妮，先把孩子接抱在手里，然后臉色大变，对秀妮說：

“孩子是我家老爷的，我要留下她！你这不知羞耻的穷女人，现在就給我滾！”

秀妮惊呆了。接着大哭着，撞着头，拚命要夺回她的孩子。但是她夺不回来了！林伯唐玩够了她，早躲到一边去了。“媽！媽媽，要……”孩子在徐鳳英手里張着小手，哭着要媽。秀妮却被几个如狼似虎的听差推揉着架上了停在大門外的汽車。

秀妮的孩子，林伯唐替她起名叫林道靜。开始林伯唐夫妇还很欢喜她，后来当她三岁时，徐鳳英自己也养了个兒子之后，小道靜的厄运就来了：不断挨打；夜晚和佣人睡在一起；沒有事，徐鳳英不叫她进屋，她就成天在街上和撿煤渣的小孩一起玩。

一年冬天，有一天徐鳳英不知为什么高兴了，把道靜叫到屋里，和她說了几句話，看她一边呐呐地回答，一边不住地渾身乱动，她惊奇地揪过她来，問她怎么了。

“痒痒……”孩子只七岁，吓得吸溜着鼻涕要哭的样子。

想不到徐鳳英大發慈悲，她替小道靜脫下破棉袄一看：只見套在棉袄里面的小褂子上的虱子，密密麻麻地已經滾成了蛋蛋，

要拿也拿不清。于是她又恼火又慷慨地一下子把这小褂填入了正在熊熊燃烧着的洋火爐里，一陣劈劈拍拍的响声，無數的虱子就和小褂子一齐消灭了。徐鳳英越發高兴了，她扳过小道靜冻得紫紅的面孔細細端詳了一番，然后轉过臉对靠在沙發上讀着報紙的林伯唐說：

“我这两天看出来，这丫头长的怪不錯呢。叫她念書吧，等她长大了，我們总不致于賠本的。”

林伯唐捻着八字鬚，冲妻子笑着点点头：

“好！太太从来都是眼力过人的。‘女子無才便是德’已經不大时兴了，叫她念念書也好。”

这么着，小道靜被送到学校里去讀書。她喜欢讀書，人也聰明，可就是有点兒乖僻，一天到晚，一句話也不說，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个哑巴。弟弟仗着母亲的嬌慣，常欺侮她、打她，她可从来不哭。有时，她不理他，任他打；有时火气上来了，她就狠狠地揍弟弟几下子。当然这样她会招来更凶的一頓狠打。母亲打她不用板子，不用棍子，却喜欢用手擰、用牙齿咬。一个夜晚，道靜已經在“下房”睡着了，弟弟打破了一个母亲心爱的花瓶，他却推在道靜身上。于是道靜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陣劇烈的疼痛惊醒了，她立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咬紧牙关，頑强地准备着一切痛苦的襲来。

“狗娘养的！越来越胆大啦。賠，賠我的花瓶！”

她的小腿被擰肿了，胳膊被咬得透出一个个紅血印。但是小道靜不哭，不求饒，沒有一滴眼泪从她倔强的眼睛里流出来。在这个家庭里，她就这样像小狗似的活下来了。家里所有的人里面，只有一个年老的佣人王媽关心她、心疼她，常常偷着照顧她。但是还不能叫徐鳳英知道。道靜当然也爱王媽，她肚子餓

了，身上冷了，总去找王媽；她的眼泪也只当着王媽一个人流。

道靜高小畢業考上了北平西郊的西山女子中学之后，母亲对她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好轉。因为这时她已經长成了一个頰长、俊美的少女。她的臉龐是橢圓的、白皙的、晶瑩得好像透明的玉石。眉毛很长、很黑，濃秀地滲入了鬢角。而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憂郁的然而动人的眼睛。她从小不爱講話，不爱笑，孤独，不爱理人。可是徐鳳英并不注意这些，她注意的是这女孩子的相貌的变化，和如何使她具有一定的学历，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妇女要嫁一个有錢有势的丈夫所必备的条件。

学校开学了，第一天离家去上学，父母亲高兴得亲自送道靜到大門口去上車。林伯唐穿着紡綢长衫，摸着鬍子站在大門口外的玉石台阶上，沉思有頃，然后对坐在洋車上就要起程的道靜笑吟吟地贊嘆說：

“小姐，恭喜你！上了中学，这就等于中了秀才呢！哈、哈、哈……”

林伯唐不仅是教育家、慈善家，而且是頗有名望的前清举人。他中举之后，还没等进京应考，正赶上康梁变法維新，北京办了个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这位举人老爷就追赶着潮流，带了夫人，做了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士”。到了民国，这位善于追赶潮流的“大学士”，又赶上了办教育吃香的时候，于是他很快成为教育家，借了“办教育”为名，向清朝王爷手里用低价买了大批“跑馬占圈”的土地。于是戊戌举人、京师大学堂大学士、憫安慈幼院院长、务本大学校校长的头衔的名片，在喧赫的“上流”社会里飞舞起来了。人們欽佩着才德兼备的林伯唐教授，却沒有人說他曾怎样残酷地玩弄了可怜的秀妮……

林伯唐熟讀过四書五經，也研究过康德和孟德斯鳩，不过最

使他醉心的还是科班出身的翰林学士。所以他对女兒嘖嘖贊嘆她上了中学就等于中了秀才。

沒等道靜开口，母亲接着說話了。她是胖身子，八月里还揮着小絹扇，她眯縫着眼睛，也站在台阶上欣賞着女兒：

“乖乖，好好念書呀！媽会想法子弄錢供給你上中学，上大学，要是留洋回来，那就比女状元还要有享不清的荣华富貴哩！”她說的好端端的，忽然扭头冲着老头子，鼻子哧了一声撒嬌似的：“你老东西嘻嘻笑什么？女兒是我生的！我养的！她掙錢發了財，橫是沒有你老东西的份！”

徐鳳英濺着唾沫星子好像生了气，林伯唐反倒得意地哈哈笑了。他悠然自得地冲着妻子連連点头：“太太，归你！归你！什么全归你。連女婿掙的錢也全归你不好嗎？”

十二岁的林道靜厭惡地瞅瞅她的所謂父母亲，眼眶里浮着泪珠，一言沒發，坐着洋車走了。

一离家，一上了中学，她就像跳出籠子的鳥兒，尽量呼吸着甜美的自由的空气。她喜欢讀書，尤其喜欢讀文艺作品。書籍培养了她丰富的想像力和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她是个喜欢海闊天空地幻想的姑娘，越讀的多，也越想得多。可是表面上她却依然对一切都淡漠，依旧沉默寡言。同学中，她只和一个名叫陈蔚如的女孩子要好，因为那女孩子对她温存、和善，她同情林道靜的不幸遭遇，給她热情和鼓舞，因此她們成了好朋友。

一九三一年，林道靜讀到离高中畢業只有两个多月了。

一天下午，她从北平的家里回到学校后，神色惨淡地坐在課堂的位子上，半天功夫也不动。好些同学都奇怪地看着她，有人走过来問她：

“林道靜！你母亲叫你回北平什么事呀？怎么一回来变成这样啦？”

陈蔚如拉着她的袖子，摸着她的头髮，温柔地悄声說：

“林，告訴我，什么事呀？”她急得要落泪了。

道靜像段木头，不声不响地仍然呆坐着。

同学中有些人哄地一声笑起来了，道靜才像从梦里惊醒似的，揉揉眼睛苦笑道：

“你們笑什么？少拿别人开心！”說完站起脚就走了。

过一会儿，陈蔚如跟着她走到了学校西边的西河沟。

两个女孩子紧挨着走。走着，走着，林道靜突然站住身，回过头，楞楞地盯着小陈說：

“小陈，我不能上学了！”說这话时，她的臉色异常苍白。

“为什么？小林，你媽叫你回去倒是怎么回事？”多情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痛苦吓住了，她显得比道靜更加惊悸不安。

道靜又不出声了。她們俩走到西河沟的树丛里，靠在河边的垂柳下，道靜凝視着閃着金光的河水。半晌，才自言自語似的說：

“家里破产啦——我父亲因为地权的事打了官司，鬧得身敗名裂，就把口外的地一古脑兒瞞着母亲全卖光，带着姨太太偷跑掉了。现在我成了我媽唯一的财产。……”

“什么？怎么你是财产？你也不是錢呀！”

“我媽想叫我当搖錢树。她叫我回去，就为了叫我嫁个闊老，她好依旧享福。我不答应，和她决裂了！”

“这怎么办呢？”陈蔚如捏紧道靜的手几乎哭了出来。可是这时道靜反而沉靜地撫着小陈的手說：

“小陈，別着急！反正我不屈服，最后不行，还有个死！”

接着徐鳳英断絕了女兒的供給，她企圖用这个办法威胁道



靜屈服。

可是道靜不屈服。她本來立刻就要離開學校去謀生的，可是暑假還不到，到哪兒去呢？有些熱情的同學同情她，幾個人每月替她湊飯費，她就這樣勉強讀完了最後兩個月的書。

不久，到了放暑假的時候，她不得不懷着渺茫的希望和沉重的心情準備回家去。她知道如果母親不能回心轉意，她就不能再讀書。而她是熱望能夠升大學讀書的。可是凶狠的母親會回心嗎？

她惶惑了。

她除了喜歡文學也很喜歡音樂。此刻放了假，她雇了洋車從學校向城里拉去時，車上還帶了一堆樂器——笙、笛、簫、月琴、二胡，她那最寶貴的蝴蝶牌口琴就放在口袋里。無論走到哪兒，她總是隨身帶着這一堆東西。因此同學們給她取了兩個外號：好聽的叫做“洞簫仙子”；不好聽的叫“樂器鋪”。下課之後，她常常一個人吹着、彈着，這時候看見她的人，都有些驚訝她那雙憂郁的眼睛忽然流露出喜悅的光芒，也只有這時候，她那過于沉重的神情才顯出了孩子般的稚氣。當然，這是半年以前的情況。自從她的生活突然發生了這意外的變故，她就不大撫弄這些東西了，因此有些同學笑着問她：

“洞簫仙子，怎麼不開樂器鋪啦？”

她笑笑。默然地望着同學不說一句話。

洋車在顛簸不平的土道上慢慢走着，她的心也一刻刻更加沉重不安。母親上次對她那種凶狠的好像鞭打佃戶時的惡煞神氣，時時在她眼前浮動：“狗狼養的！娘老子養着你為了什麼？”“不孝的臭鳥給臉不要臉！不聽話，給我滾蛋！”想到這裡，她身上微微發抖，仿佛怕人搶去似的，她用力抱住了懷里的竹笙。